

教 育 論 論

[英]赫·斯宾塞著
胡 毅 譯

人民教育出版社

G 4

762/

教 育 論 著

智育、德育和体育

[英]赫·斯宾塞著

胡 穀 譯

1962 · 北京

本书为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著。原书出版于1861年。著者在本书中提出教育的任务是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在教学内容方面，主张实科教育，批评古典教育；在教学法方面，主张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反对形式主义的教学；在德育方面，宣传自然后果的原则，反对惩罚；对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非常重视。著者的教育思想，充分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因此对资产阶级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必须指出，斯宾塞竭力反对工人教育的普及；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是反动的。

本书主要供高等师范学校师生和教育科学工作者参考。

Herbert Spencer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

Everymans Library

Edited by Ernest Rhys

Published by J. M. Dent & Sons Ltd., London

本书译自伦敦：J. M. Dent and Sons 公司出版的《人人丛书》第 504 种，
赫·斯宾塞著 *Essays on Education Etc.* 第一部分第 1—4 篇，第 1—152 页。

教 育 论

智育、德育和体育

[英] 赫·斯宾塞著

胡毅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7012·502 字数：112千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 $\frac{7}{8}$

1962年8月第一版

196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7,000 册

定价：0.80 元

原序

这本书中的四章原来是发表在杂志上的四篇論文：第一篇刊在《威斯特明斯特評論》1859年7月号，第二篇刊在《北不列顛評論》1854年5月号，其余两篇刊在《不列顛季刊》1858年4月号和1859年4月号。它們分別論到这个題目的不同部分，但是合編起来可以大致成为一个整体。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本打算汇編起来出版；要不是遇到一种法律上困难的阻碍，早些时候就已經这样印行了。这种困难現在既已排除，我赶忙实现原来的写作意图。

这几章的原来形式是各自独立的，因此其中有些小的重复：尤其是有个主要觀念重見了两次。但是由于这个觀念每次都在新的方式下提出，也由于怎样強調它也不至于过分，我觉得还是不刪掉論到它的任何一段为好。

可以看出，在智育一章中增加了些重要內容，在体育一章中有些許小的改动。可是主要的是語句上的修改：各篇論文在文字上都經過了仔細修訂。

赫·斯·

倫敦，1861年5月

目 录

原序

什么知識最有价值?	1
智育	45
德育	84
体育	115

什么知識最有价值？

从时间的先后看，可以说人类先有装饰后有衣着。一些忍受身体上很大痛苦去文身^①的人都经得住严寒酷热而很少设法去减轻这种痛苦。洪波尔特^②告诉我们，一个俄利諾科印第安人(Ori-noco Indian)虽然完全不考虑身体的舒适，但是还要用两星期的劳动去买涂身炫美的颜料；一个妇人可以一丝不挂、毫不迟疑地走出小屋，可是不敢违反礼俗不涂抹颜色出来见人。航海家见到，未开化的部落把彩色珠饰看得比花布或府绸贵重得多。我们所记载的轶事：把衬衫和外衣送给这些人，他们会用来作些希奇古怪的用途，这就说明装饰的念头是怎样完全支配了实用的念头。不但如此，更极端的例证还有：请看斯皮克(Speke)船长所讲到的他那些非洲僕人；他们在天晴的时候穿了羊皮大褂昂首阔步，可是在下雨的时候却把它脱下来迭好而光着身子在雨中冷得发抖。土人生活的实况的确说明衣着是从装饰中发展起来的。当我们想到：就是在我，们中间，多数人对衣料的华美比对它的温暖考虑得多，对剪裁的式样比对穿着的方便考虑得多——当我们看到效用仍然多半从属于外观这个事实，我们就更有理由来推断出这样一个起源。

① 文身——针刺或割破皮肤并注入颜料而在身体上造成的瘢痕或花纹。在大洋洲、亚洲、非洲的某些民族中，这种风习比较普遍。他们把文身作为一种装饰。——译者

② 洪波尔特(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德国的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译者

奇怪的是在心智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心智方面同在身体方面一样，我們所追求的都是裝飾先于实用。不只在过去，在我們現代也差不多一样：那些受人称赞的知识总放在第一位，而那些增进个人福利的知识倒放在第二位。在希腊的学校中，主要科目是音乐、詩歌、修詞和在苏格拉底(Socrates)任教以前很少联系到行动的哲学；而对于生活技艺有帮助的知识只占很次要的地位。在我們現在的大学和普通学校里也有同样的輕重倒置的情况。一个男孩，在他整个一生，十之八九用不到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大家都熟悉的老生常談。我們常說他在店铺和办公室里，在管理家产或家务中，在作銀行或铁路工作中，他費了那么多年学来的知識对他帮助很少，少到其中大部分一般地都忘記了；而如果他偶尔冒出一句拉丁文，或提到某些希腊神話，也并不是为了說明当前的問題而是为了表現自己。假如我們問到給男孩子古典教育的真正动机是什么，那就只是为了順从社会輿論。同給儿童裝飾身体一样，人們也随着風尚裝飾儿童的心智。正如同俄利諾科印第安人出門前塗抹顏色不是为了任何直接的好处，而是因为不这样他就不好意思見人，一个男孩必須硬背拉丁文和希腊文，也不是因为这些語文有实在价值，而是免得他因不懂这些語文而丢臉，是为了使他受到“紳士教育”，是因为这标志着某种社会地位，并且因此能受人尊敬。

在女性方面这个类似的情况就表現得更明显。在对待身心两方面，裝飾因素之繼續占上風，妇女比男子更厉害。本来，无论男女都同样注意个人裝飾。但是在文明的近年，我們看出男子在衣着上考虑舒适比考虑外表要多些，同时在他們的教育中实用的部分近来也在代替裝飾的部分。至于妇女在这两方面的改变都沒有这么大。佩带耳环、戒指、手鐲；花样繁多的发飾；依然有时見到的

塗脂抹粉；千方百計使得自己的服装引人注目；以及为了趋时尚宁愿忍受很大的不舒适：这些都表明妇女在衣着上获得贊許的願望多么大地胜过了求得溫暖和方便的願望。在她們的教育方面也是一样，大部分的“材艺”在这儿都証明虛飾重于实用。舞蹈，举止文雅，彈鋼琴，唱歌，繪画：这些占了多大分量！如果你問为什么学意大利文和德文，你就会看出，在一切借口之下，真正的理由是認為懂得这些語文才像个貴妇人。目的并不在去讀用那些文字写的书，因为她們根本就很少去讀书；而是为了去唱意大利文和德文的歌曲，为了由于多材多艺而引起的啧啧称赞。記住一些君王的生卒年月、婚姻和其他軼聞瑣事，也不是因为知道了那些可能有什么直接好处；而是因为社会上認為那是良好教育的一部分，因为缺乏那些知識就会被人輕視。当我们列出閱讀、写字、拼法、語法、算术和縫紉，就差不多列出了从生活实用上教給女孩子的全部东西；其中有些还是为了博得好評的多，为了个人直接福利的少。

为了彻底証清在心智方面和在身体方面裝飾都先于实用这一事实，就必须看看它的道理在哪儿。它的道理就在于，事实上，从远古直到現在，社会需要压倒了个人需要，而主要的社会需要是对个人加以約束。并不是如我們一般所設想的，除了君主、議会和法定权力的政权以外就无政权。补充这些公認的政权的还有一些未被公認的政权，它們在各方面形成起来，而每个男女都在那里爭取为王为后或坐較次的尊位。出人头地，受人尊敬，并且逢迎上級，成了人們全力以赴的普遍竞争。矜財恃富，装模作样，衣着华丽，炫耀才华，每个人都想支配別人：这样就帮助組成一个复杂的节制网来維持社会的秩序。并不只是野蛮酋长才用可怕的戰爭油飾^① 和

① 戰爭油飾(war-paint)，未开化部落的人們出去打仗前在身上塗抹的顏料。——譯者

腰带上的敌人头皮①来吓唬他的部下；并不只是美女才用盛妆、丰度和多才多艺来求“征服别人”；学者、历史家、哲学家也用他们的造诣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满足于安静地在各方面充分发展我们的个性，而是很焦急地渴望使我们的个性深深地打动别人，并且多少支配他们。这个就是决定我们教育性质的东西。所考虑的不是什么知识最有真正的价值，而是什么能获得最多的称赞、荣誉和尊敬，什么最能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怎样表现得最神气。既然在整个生活中，问题不在于我们是怎样，而在人家将怎样看我们，所以在教育中问题也就不在知识的实在价值，而多半在于它对别人的外部影响。这个既成了我们的主导思想，我们对直接用途的考虑，比起野蛮人在琢牙齿和塗指甲时所考虑的实在多不了多少。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说明我们教育的粗糙和幼稚，我们从各种知识的比较价值还简直未加讨论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更不用说讨论是没按步骤进行和取得确定结果了。不只是没有取得一致的比较价值的标准，连有任何这样一个标准的存在都没弄清楚。不只是有任何这样标准这件事没有弄清楚，连它的需要似乎都还未被人感觉到。人们阅读这个题目的书籍，听那个题目的演讲；决定要教给他们的子女以这些部门、而不给那些部门的知识；一切都不过是从习俗、爱好或偏见出发；从未想到至关重要的是用某些合理方法去决定哪些东西真正最值得学。在各种社团中也确实有人偶尔提到过这类或那类知识的重要性。可是那个重要程度是否值得在它上面花费那么多时间，这时间是否可以更好

① 头皮(scalp)，北美印第安人剥取敌人的头皮当作胜利品。——译者

地利用在更重要的东西上；这些問題如果真提出来了，还是依照个人成見很草率地就解决了。的确，时常有人重新提出古典学科和数学哪門比較有价值这类长期論爭的問題。可是，大家只是凭經驗来进行这个論爭，而沒有联系到一个已經找出的标准；而且如果同包括它的那整个問題比起来，爭論的焦点并不关重要。如果設想从判断数学教育和古典教育哪个为好就能决定合理的課程，那差不多等于設想全部营养学就在于找出面包是否比馬鈴薯的养分多！

我們認為最关重要的問題并不在于这个那个知識有无价值，而在于它的比較价值。人們总認為只要提出某門科目給了他們某些益处就够了，而完全忘了那些益处是否充分，還應該加以判断。人們注意到的科目或許沒有一門是一點价值都沒有的。費一年时光埋头研究宗譜紋章学①，很可能多少深入了解一些古代习俗和道德。任何人記熟了英格兰所有各城鎮中間的距离，也或許在一生中安排某一次旅行时发现那一两千条材料中有一两条有一点点用处。收集一个县里的街談巷議似乎沒有益处，可是有时也能帮助証实一些有用的事實，比方供給一个遺傳性傳递的例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承認需要花的劳动和能得到的利益之間是不成比例的。沒有人会允許別人建議費一个男孩子几年时间去取得这些知識，而使他可能得到的、价值更大的知識受到牺牲。如果在这里可以从衡量相对价值得出結論，那么就應該到处运用这个标准去作結論。假如我們有时间掌握所有的科目，那也就用不着斤斤較量。这里引用一首旧歌：

要是人能稳有把握，

① 宗譜紋章学(heraldry)是研究門閥紋章之學。——譯者

他的岁月将会延长，
就像古人千年长寿，
多少事物他能通晓！
多少事业他能成就！
全不焦心也不用忙。

“可是我們人寿几何”，必需記住我們学习的時間是有限的。時間有限，不只由于人生短促，更由于人事紛繁。我們應該力求把我們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在花許多年月去学习趋时尚凭爱好的科目以前，去十分审慎地衡量一下結果的价值，再比較一下这些年月如果用在其他方面会有些什么不同結果，有些什么价值，肯定地是件聪明的事。

所以这是一切教育問題中的重要問題，而我們早該多少按步驟加以討論。虽然最后才能考慮到、但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是怎样在不同科目都引起我們注意的时候加以判断。在能够制定一个合理課程之前，我們必需确定最需要知道些什么东西；或是用培根那句不幸現在已經過時的話說，我們必需弄清楚各項知識的比較价值。

为了这个目的，首先要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幸而价值的真正尺度，照一般的說法，是不可能有爭論的。每个人在提出任何一种知識的价值时，总是指出它对生活某些部分的关系。在答复“那有什么用？”这个問題时，数学家、語言学家、博物学家或哲学家都是說明他那門學問怎样对行为有好影响，怎样能避凶得吉，获得幸福。語文教員指出写作对事业的成功（即是對謀生）有多大帮助，他就算已經作了充分的說明。而一个收集古董的人（例如錢币学家）沒能說清楚这些事实对人类幸福究竟有什么看得出的影响，他就只好承認那是无甚价值。所有的人都直接或間接用这个來作最

后檢驗的。

怎样生活？這是我們的主要問題。不只是單純从物質意义上、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怎样生活。概括一切特殊問題的普遍問題，是在各方面、各种情況下正确地指导行为使合乎准则。怎样对待身体，怎样培养心智，怎样处理我們的事务，怎样带好儿女，怎样作一个公民，怎样利用自然界所供給的資源增进人类幸福，总之，怎样运用我們的一切能力使对己对人最为有益，怎样去完滿地生活？这个既是我們需要学的大事；当然也就是教育中应当教的大事。为我們的完滿生活作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職責；而評判一門教学科目的唯一合理办法就是看它对这个職責尽到什么程度。

这种檢驗，过去从来没有全部运用过，連部分运用都少見，而且也是模糊地半意識地运用的；現在應該有意識地、按步驟地在所有情况下加以运用。我們有責任把完滿的生活作为要达到的目的摆在我們面前，而經常把它看清楚；以便我們在培养儿童时能慎重地針對这个目的来选择施教的科目和方法。我們非但不應該不加思索地就赶教育上的时髦，那些比任何其他时髦并无較好根据的东西；同那些多少关心子女心智培养的、較有才智的人們所表現的輕率的、单凭經驗的評判办法比起来，我們的評判办法还必須提高一步。只是去揣想这个那个知識在将来生活中会有用，或是这种知識比那种多有实际价值还不够；我們必須找到某些办法来估計它們每一个的价值，使我們尽可能肯定地知道哪些最值得注意。

这个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或許永远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成就。但是，考慮到它所关系到的利益的宏大，就不能因为艰巨而不經意地放过去；应当因此竭尽全力去掌握它。只要我們系統地进行，我們很快就可能得到相当重大的結果。

我們的第一步显然应当是按照重要的程度把人类生活的几种

主要活动加以分类。它们可以自然地排列成为：1. 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2. 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3. 目的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4. 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5. 在生活中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

用不着多么思索就能看出这个次序是多少符合它们的真实主从关系的。经常保证我们个人安全的行动和注意事项显然必须列在首位。如果有人像婴儿一样，完全不懂四周的事物和运动，也不知道在它们当中怎样办；尽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学问，一走上街就难免丧命。既然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不致像在这方面一无所知马上会影响生命，那就必须承认直接关系保全自己的知识是头等重要的。

没有人会怀疑除了直接保全自己之外，就是要取得生活手段来间接保全自己。一个人的生产的职责必须在做父母的职责以前加以考虑，因为一般说来，做父母的职责只有在完成了生产的职责以后才有可能。养活自己的能力既然必须在养活子女的能力之先具备，所以养活自己所需要的知識，比起家庭幸福所需要的知識来，更为迫切，而在价值上仅次于直接保全自己所需要的知識。

因为家庭在时间上先于国家，因为在国家存在之先或国家消灭之后都可能养育子女，而只是在人们养育了子女之后才可能有国家，所以父母的职责比公民的职责更要求密切的注意。或再进一步说，由于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早年训练又比其他一切更易于改变公民的品质，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家庭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所以直接有关前者的知识必须放在直接有关后者的知识的前面。

在比较严肃的活动的余暇时间，用不同形式的娱乐活动（欣赏音乐、诗歌、绘画等等）来消遣，显然要以一个早已存在的社会为前

提。不但沒有长期存在的社會組合它們就无从得到相当的发展，就是它們的內容本身也大部分是社会情操和同情。社会不只提供了它們成长的条件，也提供了它們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所以，作良好公民的那部分人类行为，比起培养各种艺术爱好的这部分来更为重要，而在教育中为前者作的准备必須放在为后者作的准备之前。

我們重說一次，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合理的次序：准备直接保全自己的教育，准备間接保全自己的教育，准备作父母的教育，准备作公民的教育，准备生活中各項文化活动的教育。我們并不是說这些范围都能准确划分。我們不否认它們的联系是如此錯綜复杂，以致对任何一方面的訓練都在某种程度上訓練了其他一切。我們也不怀疑，每一范围都有些部分比前一范围的某些部分更重要；比方一个长于經商而短于其他的人，比起一个短于賺錢而长于教子的人来，从完滿生活的标准來說，可能要差得多；或者有关于正确的社会行为的充分知識而完全缺乏一般文艺修养，就不如在一方面比較中常而他方面也大略知道一些。但是，在补充說明这些之后，这些大体的范围还是存在的；而且这些范围也基本上按照上述次序分出主从，因为在生活中相应的那些范围是有了一个才可能有另一个，而其中的次序正与此相符合。

教育的理想当然是在所有这些范围中有完全的准备。但是在达不到这个理想的时候，而且在我們現在的文化阶段每人都难达到理想，目标就應該是在每个范围的准备程度之間維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不是在任何一方面都要造詣很深，尽管那方面是头等重要的；也不是只注意最重要的两个、三个或四个方面；而是注意到所有方面：价值最大的給予最大注意，价值小些的就注意少些，价值最小的就最少注意。对于一个普通人（別忘了有一种情况，有些

人特別善于学习某一方面的知識，很可能恰当地把它当成謀生的职业)——我們說对于一个普通人，所需要的是在最有助于完滿生活的那些事情上訓練得最好，而在那些离完滿生活越来越远的事情上就可越来越不那么好。

照这个标准来安排教育，我們應該經常考慮某些一般的問題。从有助于完滿生活来看，任何一种培养的价值可以是必然的，也可以是多少看条件的。有的知識有內在的价值，有的有半內在的价值，有的有习俗上的价值。像在麻痹前通常有麻木和刺痛的感覺，在水中运动的物体所受到水的阻力同运动速度的平方成比例，氯是一种消毒剂，这些以及一般的科学真理都是有內在价值的：它們在一萬年后还会和今天一样同人类行为有关。由于懂得拉丁文和希腊文而增加了国語知識，可算作有半內在的价值；對我們和对那些在語源上从这两种文字有所繼承的其他民族來說，那价值是一定有的，可是那只能在我們語言存在的时候存在。至于那些在我們学校中所謂历史的知識，一些人名年代和陈旧无意义的事迹，就只有习俗上的价值；那些知識對我們的任何行动都沒有絲毫联系，而只是有了可以避免目前輿論对不知那些事所加上的不愉快的批評而已。当然，必須承認，与整个人类始終都有关的事实，比那些只在有限的年代中关系到一部分人的事实較为重要，而比那些只在一时流行的、关系到一部分人的更为重要；因此合理的看法是：在其他情况相等时，有內在价值的知識，必須放在具有半內在价值或习俗上价值的知識的前面。

还有两点要先說明。获得任何一种东西有兩項价值：作为知識的价值和作为訓練的价值。获得每一种事实的知識，除了用以指导行为外，也可以用来練习心智；應該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它在为完滿生活作准备时的效果。

这些就是我們在开始討論課程時必須具有的一般觀念：把生活分成重要性逐漸減少的几种活動；在調節這些活動中每類事實的內在的、半內在的和习俗上的價值；从作為知識和作為訓練兩方估計的它們在調節中的影響。

幸运得很，保証直接保全自己的那个最重要部分的教育，大部分已經有了安排。因为那件事太关重要，不能讓我們去賭博，自然就亲手抓了。还在乳母怀抱的时候，婴儿看到生人就躲起来哭，已經表現他的本能的萌芽，那就是逃避不知道的和可能发生危險的东西来求得安全；在他能走的时候，遇到野狗时的惊慌，或看到听到可怕的东西就跑向母亲时的叫喊，都表現那本能的进一步发展。不但如此，他每时每刻所急于追求的，主要都是为了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識。怎样保持身体的平衡；怎样控制他的动作避免碰撞；什么物件是硬的而碰了会痛；什么物件是重的而落在肢体上会伤身体；哪些东西能承得起身体的重量而哪些不行；火、擲來的东西和尖的东西会引起痛苦：这些以及其他各种为避免死亡或事故所需要的知識，他都在經常学习。几年以后，他把力量用到跑、爬、跳和体力及技巧的游戏中，我們看出所有这些使肌肉发达、知覺敏銳、判断敏捷的动作，都是給他的身体在四周物体和运动中如何安全行动作准备；并且使他准备在遇到每人生活中偶发的意外危險时能够应付。照这里說的，自然既然已經这样都照顧得很周到，这个根本的教育我們就比較地不必多管。我們所要着眼的主要是保証能充分得到这經驗和受到这鍛煉，而不要去妨碍自然。不要像某些愚笨的女教師那样，經常禁止女學生去进行一些她們喜好的自发体力活动，从而使她們在遇到危險时多少会束手无策。

但这并不是为直接保全自己作准备的教育所包括的全部。除

开保障身体不由子机械原因受伤亡以外，还要保护它不由其他原因受损伤，不致由于违反生理規律而生疾病和死亡。为了完滿的生活，不只需要防止突然死亡；还需要避免由那些不良习惯所引起的能力丧失和逐渐死亡。既然健康不好和精力很差，就使得生产的、父母的、社会的和其他的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无力胜任；显然，这种次要的直接保全自己的重要性，仅次于首要的那种；而有助于获得它的知識應該占很高的地位。

在这里确实也多少已經有了些現成的指导。通过各种身体感覺和欲望，自然已經保証我們相当地符合一些主要要求。我們很幸运，缺乏食物和酷热严寒所給的一些强大刺激是不能忽視的。如果人們在这些和一切类似的刺激不那么强烈的情况下都习惯于服从，也就不致产生那么多的坏結果。如果遇到体力脑力疲乏时都停止工作；如果房間悶气，人不舒服，就去通風；如果不飢就不食，不渴就不飲；那么机体就会很少出毛病。但是人們对于生活規律是那么严重地无知，以致全不懂得他們的感覺是他們的自然指导，而且（在未被长远忽視而造成变态时）是他們的可靠指导。因此，虽然从目的論上說，自然已經給健康安排了一些有效的保障，知識的缺乏却使它們大部分变成无用。

如果有人怀疑了解生理学原理是完滿生活一个手段的重要性，那就請他看看能找到多少中年或老年男女是完全健康的。我們只是偶尔遇到一个直到老年还健壮的例子；而每时每刻遇到急性病、慢性病、身体虛弱、未老先衰的例子。在你問到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在一生中沒害过只要有少許知識就能避免的疾病。这儿有一个人由于大意着涼害了風湿热后得了心臟病。那儿有一个人由于过度学习而眼睛終身受損害。昨天聽說一个人的长期跛脚是因为在輕伤后尽管膝盖痛他还勉强走路。而今天又听到另一个要长